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十八卷 情累類

損財

李將仕

李生將仕者，吉州人。入粟得官，赴調臨安，舍於清河坊旅館。其相對小宅，有婦人常立簾下閱市。每聞其語音，見其雙足，著意窺觀，特未嘗一覲面貌。婦好歌「柳絲只解風前舞，謫係惹那人不住。」之詞，生擊節賞詠，以為妙絕。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，生呼而撲之，輸萬錢。慍形於色，曰：「壞了□千，而柑不得口。」正嗟恨不釋，青衣童從外捧小盒至云：「趙縣君奉獻。」啟之，則黃柑也。生曰：「素不相識，何為如是，且縣君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即街南所居。趙大夫妻，適在簾間，聞官人有不得柑之歎。偶藏數顆，故以見意，愧不能多矣。」因叩趙君所在。曰：「往建康謁親舊，兩月未還。」生不覺情動，返室發篋，取色采兩端，致答。辭不受，至於再，始勉留之。由是數以佳饌為饋，生輒倍酬土宜，且數飲此童，聲跡益洽。密賄童欲一見。童曰：「是非得之專，當歸白之。」既而返命，約於廳上相見。欣躍而前，繼此造其居者四五。婦姿態既佳，而持身甚正，了無一語及於鄙嫫。生注戀不捨，且暮向雖游娼家，亦止不往。一夕，童來告：「明日吾主母生朝，若致香幣為壽，則於人情尤美。」生固非所惜，亟買縑帛酒果遣送，及旦往賀。童忽來邀致，前此未得也。承命即行，似有繾綣之興。少頃登牀，未安席。驀聞門外馬嘶，從者雜沓。一妾奔入曰：「官人歸也。」婦失色惴惴，引生匿於內室。趙君已入房，詬罵曰：「我去幾時，汝已辱門戶如此！」揮鞭箠其妾，妾指示李生處。禽出，持之，而具牒將押赴廂。生泣告曰：「倘到公府，為一官累。荏苒雖久，幸不及亂。願納錢五百千自贖。」趙陽怒曰：「不可。」又增至千緡，妻在旁立勸曰：「此過自我，不敢飾辭。今此子就逮，必追我對鞠，我將不免，且重貽君羞，幸寬我。」諸僕皆受生餌，亦羅拜為言。卒捐二千緡，乃解縛，使手書謝拜，而押回邸取賂，然後呼逆旅主人付之。生得脫，自喜。獨酌數杯，就睡。明望其店，空無人矣。所齎既罄，亟垂翅西歸。

相傳某寺有僧募緣，得米麵布帛之類甚多。惡少數輩欲之。使妖童偽為寡婦妝，傍晚入寺，託言求僧為亡夫作佛事。僧留之飲食，不拒。留連及夜，僧眩惑失智，掩扉對酌。群不逞託言婦親，排戶而入，將執以聞於有司。僧盡室求免，乃已。

近吳郡閩門戴如雲者，以星命起家千金，喪偶數月，忽有人持女命來推。戴極誇其後福，某年當得貴子。其人云：「吾甥孀也，安所得子乎？」戴云：「是必不以孀終者。」其人曰：「甥家頗裕，親黨哀其年少，諭使嫁，不從。吾今以君言告之，彼不信，或自來詢，煩君下一苦口。」去數日，值大雨，果有肩輿冒雨而至。比下輿，一縞衣少婦，直入中堂，邀戴相見。出一金，求戴推算。其八字，即向人所語也。婦貌美麗，而舉止談論，又極莊雅。戴心動，宰牲延款，因勸其勿守。婦攢眉曰：「妾衣食無求，足了餘年。萬一嫁浪子，破耗吾蓄，奈何？」戴曰：「娘子欲適何等？」婦曰：「妾賈家子，且再醮，豈望適士大夫？但得良善人，通文不俗，且家道素康，不藉我活者足矣。」戴曰：「若然，易事，當為作媒。」因詢其居止，云：「近許墅關□里某處，與舅相近。」少焉，雨止。婦稱謝，升輿而去。戴擬問訪之，而明日前人復至。一見稱謝云：「甥女賴君從與，意稍移矣。」戴因語次，從容自求續弦。其人曰：「君意果愜，敢不效力。」如是往返數次，遂成禮。迎婦入門，有婢亦美色。箱篋累累，其重逾常。戴大喜過望，然念

「不藉我活」之語，逾月未敢啟齒一問，惟相愛重而已。前人者時時來，以甥舅故，入幕無禁。一日復來，語甥：「昔關上某莊田，汝家所棄。今田價俱增善矣，賣家欲轉售，何不贖取？」戴聞而叩之。婦曰：「此田五百餘畝，吾夫以弟兄公產，故輕棄之。然可盡贖，計價千五百金。妾罄囊僅及三分之一，更鬻衣飾，方及半耳。如此便宜事，只索委之他手，可惜也。」其人咨嗟而去。是夜，婦復言之，且啟篋出白鏹數百金。戴閱之，知其非謬。乃遣人召其舅到，求為居間，悉出所積千金，如數為期往贖。至期，其人來言：「事未知今日成否？銀具留甥女處，吾與若空身往彼，俟成契來取可也。」戴從之。至一處，云是舅居，已具酒飯。飯畢，亦有人往來議價。良久，都去，已而寂然。戴入內視之，空屋耳！急歸家，則婦人已盡室行矣。家人云：「舅來言：價已議定，但彼家以非戴原產，必欲娘子自來也。」戴惘然無措，連訪數日，不得其蹤。方悟騙局，歎息彌日。二事俱貪色之害，並記之。

以下誤事

陶谷

周世宗時，陶穀奉使江南。李穀以書抵韓熙載云：「五柳公驕甚。」穀至，果如其言。熙載曰：「陶奉使非端介者，其守可矜也。」乃密遣歌兒秦弱蘭，詐為驛卒女。敝衣竹屨，擁帚灑掃。穀因與通。作《風光好》詞贈之曰：

「好因緣，惡因緣，抵得郵亭一夜眠，別神仙。琵琶撥盡相思調，知音少。待得鸞膠續斷弦，是何年？」

後數日，李主宴於清心堂。命玻璃巨鐘滿斟之，陶毅然不顧。乃命弱蘭歌前詞勸酒，陶大沮，即日北歸。

何郟

文彥博，慶歷間知益州，多燕集，有飛語至京師。御史何郟聖從謁告歸里，上遣因便伺察之。張俞少愚，潞公客也，迎見聖從於漢州。有營妓楊姓者，善舞，聖從喜之。少愚因取項帕題詩曰：

「蜀國佳人號細腰，東臺御史惜妖嬈。從今喚作陽臺柳，舞盡春風萬萬條。」

後數日，聖從至成都，頗嚴重。一日，潞公大作樂以宴之。迎此妓雜府妓中，歌少愚之詩以酌，聖從每為之醉。及還朝，潞公之謗乃息。

潞公飛語，自當暴白。然聖從此來，安知無含沙者，囑之伺射。而竟以項帕一詩，渙然冰解。既息潞公之謗，又成聖從做一好人，此張俞作用之妙也。

王鈇

紹興中，王鈇帥番禺，有狼藉聲。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，令往廉按。憲治在韶陽，韓才建臺，即行部按番禺。王憂甚，寢食幾廢。有妾故錢塘娼也，問主公何憂？王告之故。妾曰：「不足憂也。璜即韓九，字叔夏，舊游妾家，最好歡。須其來，強邀之飲，妾當有以敗其守。」已而韓至，王郊迎，不見；入城乃見，岸上不交一談。次日報謁，王宿治具於別館。茶罷，邀游郡圃，不許；固請乃可。至別館，水陸畢陳，妓樂大作。韓踟躇不安。王麾去妓樂，陰命諸娼淡妝，詐作姬侍，迎入後堂劇飲。酒半，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。韓聞之心動，狂不自制，曰：「汝乃在此耶？」即欲見之。妾隔簾故邀其滿引，至再，至三，終不肯出。韓心益急。妾乃曰：「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，今日能為妾舞一曲，即當出也。」韓醉甚，不知所以。即索舞衫，塗抹粉墨，踉蹌而起，忽跌於地。王亟命索輿，諸娼扶掖而登。歸船，昏然酣寢。五更酒醒，覺衣衫拘絆。索燭覽鏡，羞愧無以自容。即解舟還臺，不敢復有所問。此聲流播，旋遭彈劾，王迄善罷。

一個美人計，韓熙載用之，文潞公用之，王鈇復用之，而墮其術中，鮮得脫者。子曰：「根也欲，焉得剛？」陶穀諸人之謂矣！

以下損名

柳耆卿

周月仙，餘杭名妓也。柳耆卿，年甫二□五歲，來宰茲郡。造玩江樓於水滸。每召月仙至樓歌唱，調之，不從。柳緝知與隔渡黃員外呢，每夜乘舟往來。乃密令艖人半渡，劫而淫之。月仙不得已，從焉，惆悵作詩一絕云：

「自歎身為妓，遭淫不敢言。羞歸明月渡，懶上載花船。」

明日，耆卿召佐酒。酒半，柳歌前詩，月仙大慚。因順耆卿，耆卿喜，作詩曰：

「佳人不自奉耆卿，卻駕孤舟犯夜行。殘月曉風楊柳岸，肯教辜負此時情。」

自此，日夕常侍耆卿，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。

耆卿風流才子，何物黃員外，得掩其上。月仙為失評矣！

賈伯堅

山東名姝金鶯兒，美姿色，善談笑。擲筲合唱，鮮有其比。賈伯堅為山東僉憲，一見屬意焉，與之甚昵。後除西臺御史，不能忘情，作《醉高歌紅繡鞋》曲以寄之，曰：

「樂心兒比目連枝，肯意兒新婚燕爾。畫船開，拋閃得人獨自，遙望關心店兒。黃河水流不盡心中事，中條山隔不斷相思。常記得夜深沉，人靜悄自來時。來時節，三兩句話兒。去時節，一篇詩，記在人心窩兒裡直到死。」

由是臺端知之，被劾而去。至今山東以為美談。見《青樓集》。

常倫

沁水常倫，字明卿，中楊慎榜進士。為評事時，過娼家宿，至日高方徐起。或參會不及，長吏訶之，傲然曰：「故賤時過從胡姬飲，不欲居薄耳。」竟用考調判陳州。

陶懋學

寶應陶成，字懋學，號雲湖，狂而任俠。中式後，以挾妓事露。御史惜其才，欲全之。覽其贈妓詩，謬曰：「此殆非成作。」成曰：「天下歌詩，無出成右者，此詩非成，誰能作乎？」御史怒，遂除名。晚年，有妓甚美，而不肯與交。成自織錦裙，鍛金環以見，極其精巧，有類鬼工。妓大喜，與之稠密。遂攜其妓以遁。坐謫戍邊，李西涯諸公留之京師。

邵御史

蘇州皋橋，有何氏兄弟二人，世以販漆為業。一日，大郎與二郎閒坐店中，見一長大漢子，其須自兩眶下虬然而起，面悉被長毛，不見其鼻。二郎大笑，謂此人何從下食。大郎便趨出，長揖而進。其人曰：「與君風馬，何緣見接？」大郎曰：「見丈人狀貌非常，特欲一致慰勸，無他意也。」進以雞黍酒脯。其人袖中取出金鉤子一雙，左右分掛其須，從容飲啖，無異常人。既畢，謝主人曰：「某萍梗江湖，遨遊上國，落落無見知者。荷君兄弟，置酒為樂，又執禮最恭。自慚無有異日，未知圖報何地耳？」自是別去，數年杳無聲跡。

後大郎二郎各挾資往嶺南販漆，既至海上，惡風飄泊，夜為海賊劫至一寨中，兄弟相持而泣，自分必死。既見寨主，便問：「汝兄弟何以至此？」下階親釋其縛，蓋即昔年滿面長毛人也。何答以：「販漆」曰：「漆不須買，荒寨所餘。」開筵設具，強留之半月。厚贈金鏹，復遺之漆四□桶，滿載還家。入門，與母妻相慶，兄弟各分二□桶。適新郭人來買漆，舁之一桶去；明日五更復來。大郎疑其中有物，覆之，每桶底置二元寶在。因秘而不言，盡出其囊中裝，以他客悉居二郎之漆，而匿其金。二郎不知也。後稍稍覺露，二郎不勝忿爭，求索無厭，大郎便以毒藥鳩殺之。二郎之婦訟於官，論大郎抵死。獄已質成，無異詞矣。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於御史臺。時邵天民按江南，見大郎婦妍冶上色，非人間有也。逕呼至案前，以眉語挑之。夜與指揮張建節謀，張取食籬，鑿通其底，坐婦。託言領給於中，舁而進，伴御史宿三夜。後便更男子衣，夜混執燈者入，無忌憚矣！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。里人皇甫司勳訪，撰《淫史謠》云：

「暫收寶髻與羅裙，結束吳兒兩不分。夜夜臺中陪御史，朝朝門外候將軍。」

指此事也。邵由此聲名大損。

以下履危

章子厚

章子厚，初來京師赴省試。年少，美丰姿。當日晚，獨步御街。見雕輿數乘，從衛甚都。最後一輿，有一婦人，美而豔。揭簾以目挑章。章因信步隨之，不覺至夕。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一甲第，甚雄壯。婦人者，蔽章雜眾人以入一院。甚深邃，若無人居者。少選，前婦人始至，備酒饌甚珍。章因問其所，婦人笑而不答。自是婦人引儕輩，迭相往來甚眾，俱亦姝麗。詢之，皆不顧而言他。每去，則以巨鎖局之。如此累日夕，章為之體敝，意甚彷徨。一姬年差長，忽發問曰：「此豈郎所游之地，何為至此耶？我主翁行跡，多不循道理，寵婢多而無嗣息。每鉤致年少之徒，與群婢合，久則斃之，此地數人矣。」章惶駭曰：「果爾，為之奈何？」姬曰：「觀子之容，蓋非碌碌者，似必能脫。主人翌日入朝甚早，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，我且不復鎖門。俟至五鼓，吾來呼子，亟隨我登廳事。我當以廝使之服被子，隨前驕以出，可以無患矣！爾後慎勿以語人，亦勿復遊此街。不然，吾與若皆禍不旋踵。」詰旦，果來叩戶。章用其術，遂免於難。及既貴，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。後得其主翁之姓名，但不欲曉於人也。少年不可不知誠也。

蔡太師園

京師士人出遊。迫暮，過人家缺牆，似可越。被酒，試逾以入，則一大園。花木繁茂，徑路交互，不覺深入。天漸暝，望紅紗籠燈遠來。驚惶尋歸路，迷不能識。亟入道左小亭，氈下有一穴。試窺之，先有壯士伏其中，見人驚奔而去。士人就隱焉。已而燈漸近，乃婦人□餘，靚妝麗服。俄趨亭上，競舉氈，見生。驚曰：「不是。」又一婦熟視曰：「也得，也得。」執其手以行，生不敢問。引入洞房曲室，群飲交戲，五鼓乃散。士人倦憊不能行，婦貯以巨篋，舁而遣之牆外。天將曉，懼為人所見，強起扶持而歸。他日跡其所遇，乃蔡太師花園也。

以下遭誣

張灝

仁和張灝，與姻家婦八娘私。乘其夫出，約以夕至。鄰人江□八知之，詐為張狀，先往求合，婦嚴拒。江素無賴，持佩刀以行，即舉刀斫之，攜頭擲怨家李縫工後垣。灝隨入八娘家，見屍橫流血，驚走，為巡者所獲，送官。邑令劉洪謨，鞫知姦情，又衣有血跡。灝不勝拷掠，誣服。第無首，獄尚未決。是早，李縫工起，見女首，亟累土埋之。為鄰叟所窺，鳴之錢塘令，令嚴訊縫工，竟不知首從何來，姑繫之獄。劉公每以灝事不決，怏怏於中。萬曆己亥夏，禱之城隍。神語曰：「俟旦日，君有所往，獄自明矣。」及旦，劉偶以他事至江口，見群鴉舞江沙，旋繞不去。劉數之，得□八，默念：「殺人者，得非江□八耶？」數日後，闔門夫冊，有江□八名。竟械之至，一訊而伏。訊女首所在，云拋擲縫工家。遂移文錢塘，灝與縫工俱免。

強暴殺人，幾令無辜者受斃。神固默啟之，劉悟亦巧矣！雖然，灝不私姻家之婦，雖殺人如山，能拉入囹圄否。

張蓋

富室子張蓋，日事遊冶。偶見鄰街樓上有少女姝麗，凝眸流盼，不能定情。遂時往來其下，故留連以挑之。女亦心動。一夕月明，女方倚窗遠眺，生用汗巾結同心方勝投之，女報以紅繡鞋。兩情甚濃，奈上下懸絕，無由聚晤。生遍訪熟於女家者，得賣花粉陸嫗。訴以表情，並致重賂，嫗許為傳達。遂懷鞋至女室，微露其意。女面發赤，初諱無有。嫗備道生懷想真切，且出鞋示之。女弗能隱，因就嫗求計。嫗令將布聯接，長可至地。俟生至，咳嗽為號，開窗垂布，令緣之而登，因訂期今夕。女許諾，嫗即詣生復命，會他出。嫗歸至門，其子方操刀欲屠豕，呼母共縛之。宛轉間，袖中鞋不覺墮地。子詰其故，嫗弗能隱。子曰：「審爾，慎不可為。倘事泄，其禍非小。」嫗曰：「業已期今夜矣。」子發怒曰：「不聽我言，當執此聞官，免累及我。」因取鞋藏之，嫗無如之何。適張令人問訊，嫗因失鞋，無所藉手。漫以緩言復之，令其徐圖。張聞言，意亦懈。屠遂乘夜潛往，果見樓窗半啟，女倚欄凝睇，若有所俟。屠微嗽，女即用布垂下，援之登樓，暗中以為張也，攜手入寢。屠出鞋授之，縷述情款，女益無疑。將曉，復垂而下。網繆無間，將及半年。父母頗覺，切責其女，欲加箠楚，女懼。是夜，屠至，為道：「父母嚴譴，今後姑勿來。俟親意稍回，更圖再聚。」屠口唯唯，而心發惡。俟女睡濃，潛下樓，取廚刀，殪其父母。俟曉遁去，女不知也。日高，而戶尚扃。鄰人大呼，不應。女驚下樓，諦視，則父母身首已離矣。惶駭啟門，鄰人共執女赴官。一加拷訊，女即吐露。亟逮張至，稱並未知情。女怒罵，細陳其詳。官嚴加拷掠，不勝楚毒，遂自誣服。與女皆論斬。下獄，張謂獄卒曰：「吾實不殺人，亦未嘗與女私通。而一旦罹大辟，命也。第女言縷縷，真若有因者。今願以金贈君，幸引我至女所，細質其詳，死亦瞑目。」卒利有賄，許之。女一見生，痛恨大慟，曰：「我一時迷惑，失身於汝，有何相負。而殺我父母，致害妾命。」張曰：「始事雖有因，而嫗謂事不諧，我遂絕望，何嘗一登汝樓？」女曰：「嫗定策用布為梯，汝是夜即至，仍用鞋示信。嗣後，每夕必來，奈何抵諱？」張曰：「此必奸人得鞋，攜來誑汝。我若果至，則往來半載，聲音形體，豈不識熟。爾試審試，曾相類否？」女聞言躊躇，注目良久，似有所疑。生復固問之。女曰：「聲口頗不似，形軀亦肥瘦弗等。向來暗中，無由詳察，止記腰間有瘡痕，腫起如錢大，可驗視有無，則真偽辨矣。」張遂解衣，眾持燭共視，無有，知必他人賊害，咸為稱冤。明旦，張具以鳴官，且言曾以鞋授嫗狀。逮嫗刑鞠，具道子語。拘子至，裸而驗之，瘡痕儼然。乃置屠於理，而張得釋。出《涇林續紀》。

以下虧體

楊戩客

楊戩貴盛時，嘗往鄭州上塚，挈家而西。其姬妾留京師者，猶數輩。中門大門，悉加扃鎖。但壁隙裝輪盤，傳送貨物，監護甚嚴。有館客在外舍，一妾慕其丰標，置梯逾屋，取客以入，極其歡昵。將曉，送之去。次夕，復施前計。同輩窺聞之，遂展轉延納，逮七八晝夜。賂院奴，使勿言。客不勝困憊。忽報戩且至，亟升屋，兩股無力，不能復下。戩還宅，望見，訝其為祟所憑。遣扶以下，招道士救治。因妄云：「為鬼迷惑，了不自覺。」經旬良愈。戩固深知其奸，始置酒敘慶，極口慰撫。客謂事幸弗泄矣。一日，召與共食，竟令憩密室。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臥榻上，持刀剖其陰，剔出雙腎，痛極暈絕。戩命以良藥治之。後餘日，僅能起坐。喚湯沃面，但見墮頰在盆。無數日，益以多。已而儼成一宦者。自是主人待之益厚。常延入閣，與內宴，借以為玩具也。客素與方務德相善，每休沐，輒出訪尋。是時半歲無聲跡，皆傳已死。偶出遊相國寺，遇之於大慈悲閣下。視其形模，疑為鬼。客呼曰：「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？」乃前揖之。客拱手流涕，細道本末。深咎悔，云：「何顏復與士友接，特貪戀餘生，未忍死耳。」

三衢子弟

三衢一子弟，通其里鍛公之女，為公所擒，不忍殺，以鐵鉗缺其左耳，縱之去。諸裡變作賦謔之，內一聯云：「君子將有為也，載寢之牀，匠人斲而小之。」言提其耳。

吳中女子初嫁，必有伴娘，主教導新婦及插戴事。一伴娘年少，微有姿，新郎調之，約是晚不遂意，為陰相就。不期新婦意不甚拒，竟恣所欲。伴娘聞而心動，屢嗽不已，乃勉就之而具已不振，啞啞猶不起。伴娘不勝其欲，一齧而斷，新郎竟死。此萬曆年中事，見於《讖牘》。

以下隕命

赫應祥

監生赫應祥，江右人。落拓不羈，以風流自命。歌館花臺，無不遍歷。偶尋春郊外，行倦，求水不得。忽聞磬聲出林間，趨而投之，女真庵也。生登階揚聲，女童出延客坐。少頃一尼至，向生稽首，天然豔冶。坐定，詢生居止、姓字、何以至此？生詳告之，且求漿止渴。尼命烹茶，談論頗洽。女童報茗熟矣。揮客入內，曲欄幽檻，紙帳梅花。壁供觀音大士像，几置貝葉經。生翻視之，金書小楷，體類似雪。卷後志年月，下書「空照寫」。尼手筆也，橫絲桐於古紋石上。窗前植脩竹數竿，生履其境。別一洞天。非復在塵寰中矣。尼，龍涎於鼎。酌茗奉生，而和琴以進，生鼓《關雎》以動之。尼深歎其妙，亦自操《離鸞》之調，音韻凄切。生傾聽，不覺前席。時天色漸暝，生故淹留不去。尼曰：「郎君行館何方？此時當回。」生曰：「某寓在成賢街，去此二里，都門已闔，欲暫借蒲團，跌坐聽講。不知桃源中人，能相容否？」尼微笑曰：「何家阮郎，敢冒入此？第念歸路既遙，聊宿一宵，亦無不可。」生敬致謝。女童秉燭坐，酒饌隨列。兩人對酌，雜以諧談。尼亦情動，遂攜手歸寢。晨起方櫛沐，已報鄰尼靜真來訪。生隱於屏後窺之，容亦姝麗。靜真笑問照曰：「聞卿昨得情郎，溫雅有文，願得一見。」照笑不答。靜真起索之，方轉屏而生裾露，遂出相見。真見生舉止風流，流盼久之。臨別，指其室，謂生曰：「彼此咫尺，能枉顧否？」生往報謝，真留生飲，並招照。照坐未久，託事先歸。生拭挑之，遂與私焉。由是往來兩院，歡洽無間。兩尼惟恐失生意，奉之者無不至。淹留洽旬，樂而忘返。生忽染一疾，竟至不起。潛瘞庵後，人無知者。家人因生久不歸，意為人謀害。出榜尋覓，杳無影響。後緣脩造，見木匠腰繫舊紫絲線，生故物也。僕識之，告於主母。詢匠何由得此。云得於某庵天花板上。執繇聞官，捕尼至，一訊而服。然以生實病故，非尼所害，但杖而遣之還俗云。出《涇林雜記》。

又，有一人誤入尼院，尼爭私之。逾數日，其人思歸。尼佯治酒餞別，醉之而髡其首，以為無復歸里。其人乘夜遁去，訴實於妻，妻恐貽子婦笑，戒使無出房闥，以俟長髮。婦聞姑室中，竊竊人語。窺之，則僧也。陰以語夫，夫潛入，夜捫枕上，得光頭，斲之。母驚起，論之故，氣已絕矣。事聞於官，官謂殺雖出不知，而子不應執母之奸，竟坐辟。少年入尼院者，可以為戒。

林澄

林澄，字太清，侯官人。年七，與同里戴貴共學，館於戴之西軒。一日，購得佳書，期貴分錄。澄匝旬，猶未卒業，而貴五日，已繕寫成帖，且點畫媚人。澄心異之，徵其故。貴曰：「余女弟伯璘，素嫺翰墨，為我分其任。故速成耳。」時生未議聘，而女亦未字人。因陰有所屬，第不敢白之父母耳。一日，適貴他往，女刺繡簾中，窺生容顏韶秀，相視目成者久之。生歸西軒，情不自禁。乃題一詩於團扇之上云：

「目似秋波鬢似雲，繡簾深處見紅裙。東風裊裊吹香氣，夢裡猶聞百和熏。」

女有侍兒名壽娘者，頗亦解事。值他故之西軒，見生所題扇，因攜示女。女見詩，知生之屬意有在也。乃密賦古風一章，命壽娘寄生，云：

「妾本葑菲姿，青春誰為主。欲結箕帚緣，嚴親猶未許。

憐君正年少，胸中富經史。相逢荷目成，愁緒千萬縷。

咫尺隔重簾，脈脈不得語。願君盟勿渝，早諧鸞鳳侶。

莫學楚襄王，夢中合雲雨。」

自後，書札往還，無間晨夕。上元之夜，女至西軒，赴生期約，雞鳴而別，且訂偕老之期。生因賦詩云：

「四鄰歌吹玉缸紅，始信藍橋有路通。無賴汝南雞唱曉，驚回魂夢各西東。」

女亦有詩云：

「風透紗窗月影寒，鬢雲撩亂晚妝殘。胸前羅帶無顏色，盡是相思淚染斑。」

蹤跡由是益密，家人莫之覺也。中秋之夕，生復會女於繡房。枕席綢繆，極其款曲。漏下四鼓，甫畢餘歡。而貴之家奴貴郎，陰知其事。因持斧突入，意有所挾。而生急奔出，不謂觸斧遽殞。女見生氣絕，乃取羅帕自經，雙手抱生屍而死。兩家父母聞之，無不嗟悼。簡其篋，得詩數首，皆情至之語，不忍讀，竟焚之。女兒貴素與生深交，議為合葬。因殯於東郊清貴裡，題曰：「雙駕塚」云。時有文士吳子明為之銘曰：「璧碎珠沉，蘭摧玉折！生願同衾，死期共穴。塚號鴛鴦，魂為蝴蝶。華山畿，英臺墓，連理枝，合歡樹。古有之，今再遇。」時正德三年事也。

沈詢

沈詢有嬖妾。其妻害之，私以配內豎歸秦，詢不能禁。既而妾猶侍內，歸秦恥之。乃挾刃伺隙，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。是夕，詢宴府中賓友，乃著詞曰：

「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」

及歸，而夫妻並命焉。時咸通四年也。出《北夢瑣言》。

雖詩識，然自是情至之語。歸秦狠人，妒妻固已知之，擇而配焉。謂非是不足以制其婦耳！孰知害夫，並以自害乎！噫！妒婦可戒已。

吳文宗

王蜀吳文宗，以功勳繼領名郡。少年富貴，姬僕樂妓餘輩，皆精選也。其妻妒，每怏怏不愜其志。忽一日，鼓動趨朝，已行數坊，忽報云放朝，遂密戒從者，潛入遍幸之，至數輩，遂據腹而卒。出《王氏見聞》。

崔應

唐博陵崔應，任扶溝令，後加殿中。時有人自邯鄲將美人白金閨來獻於應，應納而嬖之。崔君始惑於聲色，為政之心怠矣。後二年，加侍御史，知楊子院，與妻盧氏及金閨偕行。尋除浙西院。應自至職，金閨寵愛日甚。中門之外，置別館焉。華麗逾於正寢。視事之罷，經日不履內。前後歷任寶貨，悉置金閨之所。無何，復有人獻吳姝，豔於金閨。應納之，寵嬖愈甚。每歌舞得意，奪金閨寶貨而賜新姝。因是金閨忿逆，與親弟陳行宗置毒藥於酒中，夜以獻應，應飲之，俄頃而卒。潛遷應於大廳。詰旦，家人乃覺，莫知事實。盧氏慈善，不能窮究。金閨乃持寶貨盡室而去。出《陰德傳》。

僧了然

靈隱寺僧了然，戀妓李秀奴。往來日久，衣鉢蕩盡。秀奴絕之，僧迷戀不已。一夕，了然乘醉而往，秀奴不納。了然怒擊之，隨手而斃。事至郡。時坡公治郡，送獄院推勘，見僧臂上有刺字云：「但願生同極樂國，免教今世苦相思。」坡公見招結，舉筆判《踏莎行》詞云：

「這個秃奴，脩行忒煞，雲山頂上持戒，一從迷戀玉樓人，鴉衣百結渾無奈。毒手傷人，花容粉碎，空空色色今何在？臂間刺道苦相思，這回還了相思債。」

判訖，押赴市曹。

北山道者

唐張守珪之鎮范陽，檀州密雲令有女年七，姿色絕人。女病逾年，醫不癒。密雲北山中有道者，衣黃衣，在山數百年，稱有道術。令自至山請之。道人既至，與之方，女病立已。令喜，厚其貨財。居月餘，女夜臥，有人與之寢而私焉。其人每至，女則昏魘，及明人去，女復如常。如是數夕。女懼告母，母以告令。乃移牀近己，夜而伺之。覺牀動，掩焉，擒一人，遽命燈至，乃北山道者。令縛而訊之，道者泣曰：「吾命當終，被惑乃爾。吾居北山六百餘載，未嘗到人間，吾今垂千歲矣。昨蒙召懇慰，所以到縣。及見公女，意大悅之，自抑不可，於是往來。吾有道術，常晝夜能隱其形，所以家人不見。今遇此厄，夫復何言？」令殺之。出《王氏紀聞》。

凡涉貪淫悖逆之事，術俱不靈，由邪不勝正也。

並華

唐並華者，襄陽鼓刀之徒也。嘗因遊春，醉臥漢水濱。有一老叟奇其貌，叱起，贈以一斧。囑曰：「但持此造作，必巧妙通神。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。」華拜受之。自此斧削成物，飛行如意，至於上棟下宇，危樓高閣，固不煩餘刀。後游安陸，止富人王枚家。枚知華機巧，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。工畢，盡出家人以觀之。枚有一女，已喪夫，容色姝麗，華既見深慕之。其夜，乃逾牆入女室。女甚驚。華謂曰：「不從我，必殺汝。」女荏苒同心焉。後每夜竊入。他日，枚潛知之，厚遣遣華。華察其意，謂枚曰：「我寄君家，受惠多矣，而復厚賂我。異日無以為答，當作一物以奉君。」枚曰：「何物也？」華曰：「我能作木鶴令飛，或有急，但乘其鶴，即千里之外也。」枚既嘗聞，因許之。華即出斧斤，造成飛鶴一雙，唯未成其目。枚怪問之，華曰：「必須君齋戒，始成之。不然，必不飛耳。」枚遂齋戒。其夜，華盜女乘鶴而歸襄陽。至曙，枚失女，求之不獲。因潛行入襄陽，以事告州牧。州牧密令搜求，果擒華，州牧怒。杖殺之，所乘鶴亦不能飛，出《瀟湘錄》。

邱德章

單志遠，何州人。居通會關之南，世守農業，家稍優贍。志遠倜儻古恬漠，獨好長生之術。每道流至，無問善否，一切延納。虜亮正隆中，有邱德章者，自云春秋過七十，本江南人。而容儀伉爽，才如三四許歲。善談玄理，行吐納之法。單得之，大喜過望。遂以師禮敬事之，有言必信。一夕，從容語曰：「人孰無道心？大抵為嗜慾所敗，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，苟不先絕此段。鮮克終者。」單焚香再拜，力請其要。連宵靳固，乃授以篋中丹藥，使齋沐澄慮，擇吉日服之。僅月餘，單精采摧憊，陰囊蓄縮，全若闕官。欲想未斷，已無所能為。然私念以為適我願也，從信愈確。邱又戒使靜處一室，無與外間相聞。終日危坐，非便溺不窺戶。邱出入自如，浸浸用房中戰勝之技，悅其妻妾。鄰里悉知之，單殊弗悟。既而挑妻妾奔遁，鄰人以告單。單久不歷家舍，猶未信然。告者至三，於是始行追躡，得於別村。執詣郡，杖殺之，妻妾亦受刑。單棄之而為山林之游，莫知所屆。

以下婦人淫累

楚兒

楚兒，字潤娘，素有三曲之尤，而辨慧，往往有詩句可稱。近以退暮，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，置於他所。潤娘在倡中，狂逸特甚，及被拘繫，未能俊心。鍛主繁務，又本居有正室，至潤娘館甚稀。每有舊識過其所居，多於窗牖間相呼，或使人詢訊，或以巾箋送遺。鍛乃親仁諸翁孫也，為人凶忍且毒，每知必極笞辱。潤娘雖甚痛憤，殊不少革。

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，前後相去□數步，同版使鄭光業，昌國時為補袞道，與之遇，楚兒遂出簾招之。光業亦使人傳語，鍛知之。因曳至中衢，擊以馬箠。其聲甚冤楚。觀者如堵，光業遙視之，甚驚悔，且慮其不任矣。

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，偵之，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弄琵琶矣。駐馬使人傳語，已持彩箋送光業，詩曰：

「應是前生有宿冤，不期今世惡姻緣。蛾眉欲碎臣靈掌，雞肋難勝子路拳。只擬嚇人傳鏡券，未應教我蹈金蓮。曲江昨日君相遇，當下遭他數□鞭。」

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：

「大開眼界莫稱冤，畢世甘他也是緣。無計不煩乾匱蹇，有門須是疾連拳。據論當道加嚴箠，便合披緇念法蓮。如此興情殊不減，始知昨日是蒲鞭。」

光業性疏縱，但無畏憚，不拘小節，是以敢駐馬報復，仍便送之。聞者皆縮頸。鍛累主兩赤邑捕賊，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，人皆憚焉。

魚玄機

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，字幼微，長安裡家女也。色既傾國，思更入神。喜讀書屬文，尤致意於一吟一詠。破瓜之歲，志慕清虛。咸通初，遂從冠帔於咸宜。然蕙蘭弱質，不能自持，復為豪俠所調。於是風流之士，爭脩飾以求狎。其詩有：「綺陌春望遠，瑤徽秋興多。」又：「慙慙不得語，紅淚一雙流。」又：「焚香登玉壇，端簡禮金闕。」又：「雲情自鬱爭同夢，仙貌長芳又勝花。」此數聯為絕。一女僮曰綠翹，亦明慧有色。忽一日，機為鄰院所邀，迨暮歸院，綠翹迎門曰：「適某客來，知煉師不在，不捨轡而去。」客乃機素相昵者，意翹與之私，裸而笞百數。既委頓，請杯水酌地，曰：「煉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，而未能忘解？臨枕之歡。反以沈猜，厚誣貞正。翹今必斃於毒手矣！無天，則無處訴。若有，誓不蠢然於冥冥之中，縱爾淫俟。」言訖而絕。機恐，乃坎後庭，瘞之。自謂人無知者。客洩於後庭，見青蠅數□，集於瘞上，驅去復來。詳視之，如有血痕，且腥。客出，竊語其僕。僕兄為府衙卒，嘗求金於機，機不顧，卒深銜之。因呼數卒，攜錘具突入機院，發之，綠翹貌如生。遂擒玄機，送京兆府。吏詰之，詞伏，而朝士多為言者。府乃表列以上。至秋，竟戮之。在獄中，亦有詩曰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。」「明月照幽隙，清風開短襟。」他不具錄。出《三水小牘》。

情史氏曰：「畜財之人，其情必薄。然三斛明珠，□里錦帳，費侈矣。要皆有為為之。成我豪舉，與供人騙局，相去不啻萬萬也。天下莫重於情，莫輕於財。而權衡必審，猶有若此，況於憤事敗名，履危犯禍，得失遠不相償。可不慎與！夫情之所鍾，性命有時乎可捐，而情之所裁，長物有時乎不可暴。彼未參乎情理之中者，奈之何易言情也。」